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第三函
六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五

起壬辰陳宣帝太建四年齊後主武平三年周武帝建德元年。○盡癸卯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文帝開皇三年凡十二年

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春二月齊以祖珽為僕射

胡太后既幽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欲立陸令萱為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嬀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由此得僕射集覽女嬀風姓代處犧立又質實史云女嬀太昊之妹太昊沒其工氏作亂女嬀乃滅之以繼治天下都于中皇之山是為女皇在位一百三十載而崩

三月朔日食○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考異按凡例

人臣子曰誅此誤書殺考證謹按宇文護受安定顧託為周冢宰既弒魏恭帝復弒其君覺及其君毓雖無統之世其惡逆已甚矣周武討其罪而殺之求之義例殺當作誅尹氏曰書討不書誅者周主雖能治其專國之罪

不能正其殺無赦之惡
枝辭曲說君子弗取焉

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
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
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
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
台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陳之衛公直有怨於護勸
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
史下大夫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周主每於禁
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
飲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
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直出斬之
召宮伯長孫覽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初護旣殺趙貴
等諸將多不自安柱國侯龍恩爲護所親其從弟開府
儀同三司植謂之曰主上春秋旣富安危繫於數公若
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耶之危吾宗亦
緣此而敗兄安得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乘間言於護
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述伊周
則率土幸甚護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及弟萬
壽皆死高祖以植爲忠特免其子孫齊公憲素爲護所
親任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或有可不憲每曲而暢
之周主亦察其心直素忌憲固請誅之周主不許初字

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卽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爲人沉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以聞。至是以爲車騎大將軍。周主闕護書記。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集覽**。稍伯大太禮。地官稍人掌命賜粟帛。遷太中大夫。**集覽**。稍伯大太禮。地官稍人掌城三百里。謂天子之田。稍**質實**。周太祖卽宇文泰也。閔稍以封大夫也。稍。色敎反。**質實**。帝卽位尊爲太祖文皇帝。庾季才。南陽新野人。王忱。太原人。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長孫覽。洛陽人。累卵之危。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年。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趙貴。天水人。善之子。伊周。伊。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周。注見秦莊襄王五十年。

書法

殺斥主多矣。皆譏也。未有討書主者。書周主何。斷自上上也。綱目自入周以來。書護者凡十二。四

書自爲某官。大司馬上柱國。人家宰。太師。三書殺某。人趙貴。獨孤信。侯莫陳崇。三書弑。中山王。周主覺。周

主毓。一書侵齊。陳甲申年。一書敗。同

上年。其罪如此。不至於討不止也。

發明

權臣專制人君將欲去之。未有不反貽禍敗者。觀之歷代。如魯昭曹髦之類。則可見矣。後世因

是遂以權臣爲不可去。而人君處此亦往往付之無可奈何而遂已。孰知後周高祖誅鋤大惡不動聲色除積年根據之惡於一旦俄頃之間然後知大姦大惡未有不有不可去之理。特患人君無其志耳。夫其韜藏晦匿於十有餘年之久。於國事則無所關預。於宮中則行家人禮。周主既無不平之意而護亦安於其所爲而不自覺。凡大寶君臨之後玉璽未擊之前猶驚鳥之伏蛟龍之蟠雷霆之蟄日月之晦絲髮毫芒不露圭角此其有所不動動則必成者也。彼寡謀淺智之君或形之辭色之間或謀之輕躁之人速則爪牙未備緩則機械已泄。又否則一賊未去一賊復生遂至殞身失國者。滔滔皆是。綱目於護之誅特以周主討殺爲文。雖衛公直長孫覽等皆無預乎其間。此其神機密運果有大過人者。故綱目獨歸功周主耳。然以一人臣之微戮之於房闈之間乃書曰討若強敵然者又以著其權勢之盛有可畏之處幸而勝之去之云爾。雖然既書討矣又不書誅何哉。護連弑二君罪不容誅周主雖能治其專國之罪而不能正其殺無赦之惡向使臨地既斬之後周主發其大逆告之二君之廟殘其身汙其宮而瀦焉則綱目必以周主討宇文護護伏誅書之矣。此又綱目書殺不書誅之意。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暫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風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徒。齊公直性浮詭。貪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質實。齊郡名。注見元年。青州冢宰。官名。注見宣帝太建八年。六卿裴文舉。聞喜人。衛州名。注見秦王政六年。朝歌。怏怏。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

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嘆曰。盲人人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爲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克汗。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效其父金之法。營舍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嘗爲士卒先。士卒有罪。惟大杖撻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周章孝寬密爲誦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櫛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於鄭。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誦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家藏弩甲。奴僮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

詔稱其謀反。并殺其二子。琿使郎那祖信。簿錄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琿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卽杖之一百。琿大慙。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遣賀拔伏恩。乘驛捕琿至幽州。門者白使袁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琿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周主聞之。爲赦其境內。胡氏曰。斛律明月。能爲將矣。相則永也。方是時。祖琿之徒。濁亂齊室。光爲上相。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迷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大不及此也。其及宜矣。○琿遂與侍中高元海。其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告琿。琿求爲領軍。元海密言於齊主曰。孝徵漢人。目盲不可。齊主以告琿。琿遂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出元海刺鄭州。琿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要人。扶持出入。每同御榻。○**集覽** 盲老公。祖琿嘗因罪置地牢。夜以蕪菁論決政事。子爲燭。眼爲所熏。以致失明。明月。斛律光字。豐樂。光次子名琿。字豐樂。郎那祖信。郎官名。門者。白使袁甲。門者。司門之吏也。白稟白也。使。謂敕使也。白之於琿曰。使者袁甲。謂貫甲於衣之內也。放流殛竄。蔡氏書傳曰。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

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罪之輕重而異法。

之弟也。**質實**。解律光。朔州救部人。金之子。晉陽縣名。注見

帝。隋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

武帝大同十一年。介甫。注見漢文帝後元六年。敗北。注

見周赧王三十一年。逐北。鄆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五年。饒舌。多言也。傳燈錄。閭丘肩出牧丹丘。豐干禪師

謂曰。若到任。謁支殊普賢在天台國清寺。執爨洗器寒

山拾得是也。閭丘肩至寺訪之。二人在厨。圍爐笑語。肩

致拜。二人連聲叱咄。寒山執肩手曰。豐干饒舌。不軌。注

見漢靈帝光和五年。孝徵祖珽表字。鄭州。注見梁武帝

普通六年。鄭城。

秋八月。齊主廢其后斛律氏。○周使杜杲如陳。

杲至陳。陳主謂之曰。若合從圖齊。宜以樊鄧。早與對曰。

合從圖齊。豈樊鄧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

漢南。使臣不敢聞命。**質實**。合從。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從橫。樊鄧樊

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鄧州名。

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

齊立昭儀胡氏為后。

初胡太后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兒女置宮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為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欲立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祖珽白齊主立之。

九月朔日食。○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為右后。

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為后。以胡后有寵。不可闕。乃使人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惡之。令萱一旦忽以后服被昭儀坐之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乃立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集覽。厭蠱之術。厭蓋涉反。鎮也。師古曰。執左道以亂政而惑人曰蠱。指體即藥毒害人是。若行符厭俗之術。

書法

並后。非禮也。自漢書立三后。公自昭穆帝建興四年。劉聰至是書立右后。後此書立四后。陳已亥年。

周立五后。陳庚子年。周不可勝讓也。

發明

人君立后。取法乾坤日月陰陽之義。君治外而
后治內。所以齊體宸極。母儀天下。若夫嬪御而
次。則皆妾耳。故記禮者。謂天子立后。一后。二夫人。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亦猶王朝百官之衆。聽
命於一人者也。國無二主。安得二后。昔劉聰以夷狄
醜類。嘗立三后。尋亦亡滅。今高緯昏淫不道。嬖倖盈
朝。既立胡氏。又立穆氏。遂有左皇后右皇后之稱。將
就淪滅。固無足道。然綱目不得不直書于冊者。亦以
著亂亡之跡。爲後戒也。

十一月。周毀上善殿。

周主遊道會苑。以
上善殿壯麗。焚之。

書法

以壯麗故也。特書美之。此書毀上善殿。下書毀
宮室之壯麗者。周主於是可謂賢主矣。終綱目
宮殿書毀四。是年周上善殿。丁酉年。周宮室壯麗者。
唐中宗嗣聖五年。乾元殿。憲宗元和四年。安國碑樓。
大風毀王路堂不與焉。新莽地皇元年。

十二月。齊主廢其后胡氏。

陸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剝其髮。送還家。廢為庶人。自是令萱提婆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賜與領府藏。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殺生與奪。唯意所欲。尋以右后穆氏為皇后。

質實

大家注見宣帝

太建二年。

書法

於是令萱激太后。太后怒。呼后出。剝其髮。送還家。廢為庶人。則其斥齊主何。誅意也。立穆氏為

右后。則固有廢胡氏之心矣。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

木杆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分立爾伏可汗統東而步離可汗統西。而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神武公竇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於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強。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周主深納之。**質實**可汗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神武郡名。注見之。漢高帝六年。馬邑。襄陽縣名。注見宋明帝泰始

日癸

元

陳太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錄尚書事。

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尤疾士人。朝夕唯事譖訴。常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容事莫敢仰視。

齊置文林館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以待郎李

德林。顏之推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覽。

書法

館未有書者。書此何。譏也。齊政日亂。而汲汲於修文。抑末矣。終綱目書館二。是年文林。唐高祖

武德九

年弘文。

三月。周獲白鹿。

周太子獲白鹿以獻。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統衆伐齊。明徹出秦郡。黃灋氾出歷陽。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灋氾擊破之。齊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之。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望之於項。必不肯比。而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後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攝祠部郎。嘗曰。高阿那肱。龍見當雲。阿那肱驚曰。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旣廢矣。齊

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殲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使指示之。摩訶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鼓弓未發。摩訶擲銑鏡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瓦梁廬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淝水。蕪湖。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等城亦降。於陳。

集覽

淝水。大官書。東宮蒼龍。索隱曰。文曜鉤云。東宮蒼

帝其精為龍。龍星初見。禮當雩祭。又封禪書。漢高詔令郡國縣立靈星祠。正義曰。漢舊儀云。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為天田。天田為司馬。教人種百穀為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為靈星。故祀用壬辰日。祠之士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唐開元禮。祠靈星於國城東南。牲用太牢。天寶四載。升為中祀。又注見漢桓帝延熹元年大雩。銑鏡。音跪現。短質實。吳明徹。秦郡人。淳于量。建業人。一兵也。形如小鑿。淮郡。東漢屬廣陵郡。晉隆安初於此置秦郡。宋因之。後周改秦郡為六合縣。隋以六合屬江都。唐屬揚州。南唐

於此置雄州。周仍爲縣。宋屬真州。元因之。本朝初改

屬揚州府。後改屬應天府。廩陽縣名。注見漢中帝永嘉

元年。秦州。未詳沿革。或疑卽秦郡。已注見上文。王琳會

稽人。掣肘。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西域國名。注見漢宣

帝神爵二年。巴山。本漢豫章郡臨汝縣地名。吳分置新

建縣。晉屬臨川郡。梁改曰巴山縣。及置巴山郡。隋初郡

縣俱廢。置崇仁縣。屬撫州。唐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

屬撫州府。壽陽縣名。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瓦梁縣

名。未詳沿革。廬江縣名。注見漢景帝五年。合肥縣名。注

見漢靈帝中平五年。高唐。古地名。漢爲皖縣地。元始中

置松滋縣。屬廬江郡。晉改爲宿松縣。宋因之。梁於此置

高唐郡。隋初郡廢。改縣曰高唐。後復改爲宿松縣。唐初

置嚴州。未幾州廢。以縣屬舒州。宋紹興間省入望江縣。

尋復置。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安慶府。齊昌。古地名。

漢爲江夏郡。蘄春縣。東漢爲蘄春國。吳改爲蘄春郡。晉

省郡以縣屬。弋陽郡。東晉改爲蘄陽縣。宋齊並屬西陽

郡。北齊置齊昌郡。兼置羅州。後周改曰蘄州。隋初郡廢。

後改州爲蘄春郡。唐爲蘄州。宋隸淮南西路。元改置蘄

州路。本朝初改路爲府。後改爲州。屬黃州府。瓜步。城

名。在揚州府儀真縣境內。卽陳太建五年所置。胡墅。城

名。處所同上。

五月齊以祖珽為北徐州刺史。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珽執政。頗收舉才望。涉汰人物。又欲黜諸閹豎。及群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調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使與令萱皆連坐。且欲引后黨為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為中領軍。君璧為御史中丞。令萱怒。排出之。胡后尋廢。珽日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拜曰。老婢應死。孝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出刺北。

質實

沙汰。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閹豎。注見徐州。本春。

徐州。

晉惠帝永康元年。一統志云。北徐州。本春秋齊魯二國之境。秦漢晉宋皆為琅邪郡地。後魏於此置北徐州。後周改為沂州。以城臨沂水故名。隋初置臨沂縣。改州為琅邪郡。唐復為沂州。天寶初改為琅邪郡。乾元初復為沂州。宋金俱因之。元屬益都路。後以臨沂縣省入。本朝初改屬

沂寧府。後改屬兗州府。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蘭陵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武上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